

山村草台演话剧

姜玉卉

一般地讲，演话剧得有一定规模的舞台、灯光、布景、道具等条件。在山区农村临时搭个席棚似的草台演不了话剧。可我曾目睹家乡草台演了话剧，还是北京城里正宗的话剧团演出的，那是在 1956 年的秋天。

我的家乡在京西百花山麓，大石河畔的佛子庄村。1956 年暮秋，除了柿子没摘，地里的大秋作物基本收完了。一天放学，我听街上人说，北京城里的京班大戏要来村演出，正搭戏台呢。原来这次全乡十几个村的人都要来看戏，因为人多操场小，要在村西日本时期建的高线站遗址旁的大沙地搭台。在村西，果然有许多村民热火朝天地忙乎着，整个村庄洋溢着快乐的气氛。

村里每年都唱戏，除本村评剧外，房山县评剧团、北京评剧团、北京京剧团都来村演出过。每次最高兴的是孩子们，乐得跟过年似的。有的连饭都顾不得吃，老早地搬凳子到戏台下占地儿。至于唱什么戏，演的好坏不管他，就为凑热闹、乐和。跟鲁迅小说《社戏》中描写孩子们在戏台下听戏的情景非常相似。

山村戏台的环境、条件是非常差的，最影响唱戏效果的是晚场照明设备。当时，山区还没有通电，农民家里点的是煤油灯。戏台用的是煤窑里照明的电石灯，用一会儿就要补充水。演员在台上唱着戏，电石灯嘴的火苗越来越小，台上越来越暗，服务人员就得上台把席棚顶上的电石灯摘下来，把电石粉末倒掉，重新放入电石，冲进水，点燃后再挂上去。

后来，有了气灯，比电石灯亮，但隔一段时间也要摘下来打气，一场戏下来也得要折腾几次。因为台小又矮，有一次电石灯的火苗还把演员的长翎子给燎了。演十八罗汉斗悟空，悟空的金箍棒碰碎了气灯的石棉网，引得台下一片惊呼。

第二天到校后，老师告诉不上课了，和中学师生一起到村东路口迎接剧团。于是我们排好队，手拿三角形色纸旗，一路欢笑一路歌，来到河滩的石子路。列队两侧，盼望着东边山弯处有汽车开进来。

临近中午，除了见到几辆拉煤、拉秋粮的马车外，连汽车的影子也没见到。当时连电话也没有，县里、剧团都联系不上。两位中小学校长一合计，各自把队伍带回去。

傍晚，我刚端起饭碗，就听到汽车的马达声。我赶快放下碗筷往街上跑，见三辆汽车向村西开去，在戏台前停下。一辆大轿车是拉人的，两辆拉道具。村干部组织村民帮助卸车，我发现往年的剧团有很多又高又大的戏箱，这个

剧团没有，只是几个演员拎着手提箱，多的是一摞摞的画着房子、树、碾子等大峡的布景，心里想，这回演什么戏呢？

一边卸车，剧团领导一边对村干部说，他们从京城出来，一路向西南周口店开去。当时周口店比房山县城的名气大。但周口店具体在哪也不知道，演出地佛子庄在哪也不清楚。结果，车从南尚乐开向了河北省，觉得不对劲，下车一问，才知走错了路，在文化站工作人员的陪同下，才找到佛子庄村。虽然坐车颠簸了一天，演员们精神饱满，情绪很好。村里象往年一样杀了肥猪，这次还添了一只羊，热情地款待剧团。

饭后，天渐渐黑下来，发电机一起动，台上的灯立刻亮起来，大喇叭唱起了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、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等歌曲，平常寂静的山村立马沸腾起来。因乡政府向所辖各村做了动员，十里八村的百姓三五成群地来到戏台前，几千双企盼的目光投向台上绛紫色的大幕。台口上方的横梁上八只黑色的水桶般大小的专用灯斜挂着，从下口射出强光照在大幕上，突显浓艳、靓丽。

三通锣鼓后，戏幕向两侧拉开，大戏开演。可等来的是一声哨响，没有锣鼓，戏幕拉开，呈现台上的是亮闪的灯光照耀下的房屋、篱笆墙、碾子、井台、牲口棚、柳树等，和村里的景象差不多。人物出场也不唱，说的话和村民一个样，衣着打扮和农民一样，头上扎白毛巾，蓝便帽或光头。身穿青蓝对襟褂子，脚穿圆口布鞋，还有背枪的民兵，演的就是当前合作社的事。原来就要演出的是当时还不被农村了解的话剧。

这次在家乡演的话剧是独幕话剧，剧团是为了配合农村合作化运动进行政治宣传，宣传两条路线的斗争。现在我还能记得剧情：坏分子在合作社的田里偷偷地埋一块大石头，耕地时，犁铧被石头打碎；地富分子在牲口喂料槽里放有毒的豆饼，企图毒死集体的牲畜；有的贫雇农因天灾病祸又失去分得土地，教育农民只有走合作化道路，跟共产党走才能彻底翻身，过上好日子。那次话剧团下乡演出，政治意义突出，体现文化艺术为政治服务，文艺工作者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，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践行。

由于当时农民对话剧这种艺术形式不熟悉，欣赏不了。多少年来，农民看惯了传统的古装戏，从来没看过话剧，对话剧一点知识也没有，有些欣赏不了，但毕竟是农村少有的热闹场景，都给予热情地捧场。

随着社会的进步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，电影、电视、广播的普及发展，人们对丰富多彩的艺术欣赏能力逐渐有了提升。但五十多年前家乡唯一的那次话剧演出，却深深的印在脑子里，成了永远的记忆。